論語孟子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以下六經四子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見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個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節
以下孔孟教人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
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
處亦不出這理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
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
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就事實上說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
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
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夔孫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
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
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
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令
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雉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指人心字說來說去
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
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
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

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枅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說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効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雉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根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力行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儒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賀孫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賀孫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賀孫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煞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

理分明。榦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榦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沉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蕾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壯祖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楊。

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人傑錄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却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放心四端廣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賜錄云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友仁。集注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僩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拱壽

○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某以

為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廣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或述孟子集註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賀孫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柰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腳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

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攪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

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礱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

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熟熟失熟是熟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參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深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

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驤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端蒙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賜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可學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賀孫○集注讀

論孟法

○論語之書無非摻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集注序說

四書朱子語類卷五

論語一

學而篇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来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璘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學而時習之章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柰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

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

義剛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倫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禮。學。効也。是効其人未能孔子。便効孔子未能周公。便効周公。亞醫亦然。淳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賀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然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恰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寓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一段。為習于行。據

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賀孫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任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明作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

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祖道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煆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個

●問人不知而不慍。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之不

平。況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慍。所以為難。時舉

◎問學者稍知為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知不慍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慍非忿怒之謂。賀孫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夔孫○義剛錄同見訓揚

△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

○再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拶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

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柰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慍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闕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若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半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于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泛說。下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盡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

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更感發得。僩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鬬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然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僩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過

○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

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註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夔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銖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祖道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時舉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瀘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剗定腳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浹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仿像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莫退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

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後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處兼載書中之語○謨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上蔡一變云。○蓋卿錄云孔門只說為仁上蔡一轉云云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錄云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錄云子靜盡衝突者子靜。○方子。部所不敢衝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擬撲不破。淳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去偽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絶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
人傑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幹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欲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

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逞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訐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孟卿

○蓼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已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躭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恪

○曾子三省看来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銖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鎬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己。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著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雖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淳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盡己之謂忠。不知盡己之甚麼。曰。盡己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

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己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蒙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燾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方子

○問何謂發己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

信。信則必是曾忠。(此本作不信必是不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忠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己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道夫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為太果。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道千乘之國章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敬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羽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

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話。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閑竅。決不及聖人也。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不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總了。便是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倒

○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

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木之

○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銖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南升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僩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賀孫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敬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賀孫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援害底事去賭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齊甚事

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

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便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

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成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明作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卓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賢賢易色章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則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旨要尋見著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往直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

地平。向伯泰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砥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于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

曰只是垂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伯羽

○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何曰勝己便是如己之意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義剛

△趙兄問無友不如己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壯祖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銖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明作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卻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如今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

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此也。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著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担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粗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来良字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燮孫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讓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 節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 時舉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 夔孫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 南升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 銖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荅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

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雉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以先生所教思之。理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

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銖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是不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之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僩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卓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閎祖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

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爭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卻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卻去說義。與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裡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賀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伯羽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淳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

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淳

△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寓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荅。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道夫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稍他有氣勢。便道是我

来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棟。去主癰疽。便被壞了。
寓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来便可為吾之宗主。如主顏
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
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来擺脫
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
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
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枡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
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便須
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
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恭近於禮。且如
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
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
時。似不害。將来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他。且
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舉狀與我
我受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澁
難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淳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
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害

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恥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箇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未云。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平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處當審也 伯羽

君子食無求飽章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閎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到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貧而無諂章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槩是貧則易謟。富則易驕。無謟無驕。是知得樂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也不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伯羽

◎童問貧而無謟。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謟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来做無謟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来做無謟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謟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謟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淳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問知来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足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 寓

○陶安國問貧而無謟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謟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裡。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

枝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貪要說它。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録悉倫。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銖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

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舉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眩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

卓

旌邑劉毅臣鐫

論語二

為政篇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銖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衆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筭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樁子轉得不覺令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来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来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直鄉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

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深攷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枰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恪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到灑掃應對進退

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裡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夫道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

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其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其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其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驊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

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荅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荅之云。

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可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伯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其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偹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来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

取来看却只是說得序通其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来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於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来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来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王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 賀孫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麤 胡泳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

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寓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不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潤。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令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作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這来說底德。以身率人。

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統無收煞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於文祖格於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于蒙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于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南升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僭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著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這些欺天下看它來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賀孫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己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其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季札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曾不惑。曾知天命否。方是切

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一之

△夏問志於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恁巧。植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銖

○問十五志於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著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胡泳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略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

胜祖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知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

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季札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燾

△問十五志於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設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植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南升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濶。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去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

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禮便関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自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荅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荅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賀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定方得。明作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荅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伯羽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道夫

吾與回言章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點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箇私。應幾有箇著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 營

○不如違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

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明作

△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壽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便是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著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曾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其於克己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

之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來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趨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趨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向只是一向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視其所以章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

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己。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如此。直鄉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粒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孽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問觀其所由。集注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銖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

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緊。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仔細。若不因公問。其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今按此轉語方答得上所疑集注分明○賀孫

温故而知新章

△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温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温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得又要知新。惟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剛

○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南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夔孫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明作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以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壯祖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

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與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来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来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来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子比孔子真箇小。幹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夔孫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来。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

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南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幹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卓

△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 明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

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 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 夔孫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淳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明作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

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垛邊去射。也如何得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學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銖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来。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淳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柰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未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燾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皆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来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淳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淳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箇知處也不知耳銖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廣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關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

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太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悔是見尤於己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己必有悔。己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耶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

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壽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

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義剛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予奚不為政章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一之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南升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廣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銖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

時更變。燾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僩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駸駸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已。其勢然也 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燾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器之問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

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處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

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於此能無弊焉曰惡

○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虔

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刻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

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沒人情底所為。你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自直做去。他亦只為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

武起来。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賀孫

非其鬼而祭之章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壽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賀孫

旌邑葉日初鐫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子升問集註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未之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

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武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成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

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索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捺舟。必不索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索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鍾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鍾鼓之禮樂言之。如樂也。人傑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鍾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且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差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

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復。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燾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汙樽而杯飲。簀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于哀戚。故立哀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南升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季氏旅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時舉

巧笑倩兮章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僩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

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某不敢信。正以此耳。胡泳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賀孫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

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明作難。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賀孫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嘗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illegible]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illegible]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寓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固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特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于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忽之間也。南升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于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

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個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銖

△或問竈陘。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于祈。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升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僩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煩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僩

射不主皮章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失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主皮。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賢勇。敢之夫。若

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時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僩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持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賀孫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去偽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

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銖錄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亡商弦。令與宮弦相似。宮為君商為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鬧相似。便可見音節也。銖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禱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賀孫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木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令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

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處。蓋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許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無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于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于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召康節多說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嘗用兵戰鬬。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時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屢招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

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專。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楊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濿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自聖賢門户来。不是自家心地裏理會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踐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

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富貴不能淫。驤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然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南升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

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道夫

子謂韶盡美矣章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自是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稟資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恪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升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

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淳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銖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僩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使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賜

居上不寬章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僩

四書朱子語類卷八

旌邑劉國英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九

論語四

里仁篇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僩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著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

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勞攘去做。都不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壽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義剛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時舉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壯祖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銖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

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升卿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寓

惟仁者能好仁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荅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其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時舉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南升

苟志於仁章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極好。學蒙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有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諂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該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時舉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其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腳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腳處了。下面工夫無緣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方可。恪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

○敬之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麄。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麄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又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討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著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寓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閑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為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審富

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燾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義剛

○蜚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可學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

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寬厚和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来害他。惡不仁。是曾得知這病痛。惟恐来害他。略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来侵著。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廉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都不大故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

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寓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謂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必求其至。便喚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賀孫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求力可做。却不自去

著力耳。問或有曾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某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語脉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詠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定。合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胡泳

人之過也章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便不得。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壽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炎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淳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傑

朝聞道章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了。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壯祖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燾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卻是事物當然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

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義剛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專。汲汲不已。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般。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般。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學者志得只是怕人笑。蓋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僩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時舉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為義。南升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明作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著。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 蕾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南升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狥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閎祖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寔為利。則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 義剛

能以讓禮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抉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 賜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濶略。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 賀孫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又爾。其如禮何。謨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曰。且不柰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南升

不患無位章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賀孫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時舉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拱壽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時舉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入傑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謨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来。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来。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賀孫

○盡己為忠。推己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来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来。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雖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淳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閎祖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来。閎祖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端蒙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来。不待推。節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来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来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己。推出去為恕也。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己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疑有闕誤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来。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

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嘗。逐件逐事。一一根究著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實用功。即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

銖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合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

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緒。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賀孫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予一以貫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却好著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深。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纜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

貢多是說過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大率子貢緣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加子如不言處。也沒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開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某月某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著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謹于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訒。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欠闕底。若使他從此著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吃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嘆。明日也恁地嘆。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亦豈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著了工夫。也細模得箇影了。只是

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著。那下穿一穿。又穿不著。似他為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是箇甚麼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桀而已矣。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儱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先見他于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犂鑿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模索悟處。譬如前而有一箇闕。纔跳得箇這一箇闕。便是了。此敗壞學者。其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其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柰何。苦口說破。其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

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于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猶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裏猶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己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亦有

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子為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剪綵為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己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 明作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

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道夫

○楊問以己推己之辨。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己是自然底意思。推己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折轉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皆氣。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皆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卓

○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介箇自然底意思。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人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謨曰。集注等書。所謂蓋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說此一句。正是下箇注脚。如何却横將忠恕入来解說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己及物為仁。推己及物為恕。又却總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剩了以己及物一句。如何。謨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謨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要如此講貫方盡。謨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 廣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己推己。乃學者着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汎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来說去。便拖泥帶水。又云。夜来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僩

○衆朋友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轍迹。學者

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稍。都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段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為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己方為忠。不待推己方為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規當。如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為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恰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某初年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子善云。初曉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得。後略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天。恕者人之天。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賀孫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龜山之說不然。某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深以為不然。更無落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略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不領略得。茫然聽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略得。兼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而為兩。自以己及物至

違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為一段。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與違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其事。亦散而為三。

賀孫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曾破。

謝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端蒙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說。合人已為一貫。這自是聖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已說得。如所謂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已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曾子細。纔於半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也自說一樣道理。某嘗說這樣說話。得他自立箇說。說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賢言語。硬折入他窩窠裏面。據他說底。聖賢意思。全不如此。賀孫

○因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大率坐此弊。多強將名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見得多名義。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段緊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為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去偽

君子喻於義章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

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時舉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餓。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麤糙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個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父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使己之直。而辭色頓不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

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升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羞些。如此却是兩事矣。個

古者言之不出章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個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明作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於中。約之於禮。則約字輕。明作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南升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亦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個

德不孤章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隣以事言。㑹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古人為善。便自有古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隣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爻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㑹

中華古籍保護